



“开放的思想”丛书 第一卷



对话前苏格拉底思想家

李华平◎著



世界科学出版社

“开放的思想”丛书 第一卷

人性的曙光：

对话前苏格拉底思想家

李华平 著



世界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性的曙光：对话前苏格拉底思想家 / 李华平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012-5682-2

I. ①人… II. ①李… III. ①苏格拉底 (Socrates前469—前
399) —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502.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15872号

责任编辑
特邀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罗养毅
狄安略
赵 玥
陈可望

书 名

人性的曙光：对话前苏格拉底思想家

Ren Xing De Shu Guang: Dui Hua Qian Su Ge La Di Si Xiang Jia

编 著

李华平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投稿信箱

734660862@qq.com

电 话

010-65233525 (编辑部)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10 × 1000毫米 1/16 28印张

字 数

452千字

版次印次

2018年3月第一版 2018年3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682-2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我们生活在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的时代，东西方的先哲们以不同的方式剖析人性、解释世界，而不同时空中的文明间也有很多思想文化上的共通之处，如重视道德、追求科学、强调理性等。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们今天还在代代相传地传诵和纪念那些令人敬重的先贤，不是因为他们的权位和财富，而是因为他们的学识和思想，是因为他们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在人类历史的夜空中，他们犹如一颗颗散落着的熠熠生辉的繁星，永远闪耀着启迪后人、泽被万世的智慧之光。而对于正在加速进化的中国来说，只有秉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开放包容地吸纳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用全人类的智慧武装国民，才能屹立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先哲思想中的人文关怀能提升阅读者的修养和境界，然而阅读经典时，艰涩的大部头专著令人望而生畏，普及性的读物又往往浮光掠影。在当今名著阅读遇冷，人文研究深闺“象牙塔”的情况下，“开放的思想”丛书的作者李华平先生凭借自己的才华和想象力，以超越时空的“对话”形式深入浅出地对东西方百余位先贤哲人的思想观点进行了诠释和解读。作者和那些先哲们在一起，聆听教诲，参与辩论，与这些思想大师、文化巨人进行灵魂深处的交流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对世界、人生的深邃思考。

丛书内容精练、语言通俗易懂，富于哲理，把高深的理论通俗化，大师的思想精华化，可谓“博采众长”，“集思广益”。在对话中，作者也具有很强的批判和自我批判意识。“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作者对这些思想家们持有取舍的疑信态度。一问一答的思辨过程中，夹杂着疑问与批判，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那些生活在遥远时代和地域的思想家似在咫尺，作者向他们的提问直击自己乃至广大读者心中的很多疑惑，而大师们的回答则鲜活质朴而又耐人寻味，友好的交锋中透露着机智诙谐。一场心灵的时空旅行过后让人豁然开朗。

著作是作者二十余年来对哲学、刑法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笃志研究、积累撰写而成的。作者著有《超越2012——世界危机与人类的选择》

《论天下》《跨越时空的对话》《改造中国》《中国之路》《宇宙是活的》《思想二十年》《大国论》《智慧年代》等多部著作，引发较高的社会反响，在读者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中，《论天下》于2013年2月被中共中央外宣办指定为其公务员考试三本必考书之一，而另外两本分别是史学大家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和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足见李华平先生著作的理论深度和现实价值。

作者勇于创新，大胆挑战。著作对于世界著名思想家思想的介绍和解读，涵盖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多领域学者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这种长时段、多领域、跨领域的研究冲破了彼此不同的各个学科之间的藩篱，展示了作者多年所积累的丰富的阅读量和渊博的知识储备，也体现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对于人类的发展进步和前途命运问题上的共通和共鸣。看似“班门弄斧”的研究，实际达到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广度和深度。

作者与时俱进，关注现实。著作把握现当代西方科学研究的学术前沿，如对哲学家福柯、物理学家霍金、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环境学家拉伍洛克等人的思想观点进行了评析和介绍。作者研究历史上对人类产生过影响的思想家的观念及其发展历程，同时对国家的进步与发展深刻关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都是世界文明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国家的发展也都需要思想的开放、视野的扩大、观念的更新，批判地吸收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思想。

列宁曾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文化，回顾人类文明历程不难发现，人类经历了从原始的闭塞、孤立、分散逐步向开放、依存和联系的世界转变的过程。再先进的民族文化，其发展与繁荣也不能舍弃对世界文化营养的汲取。

在新的时代，人类思想的交流在时间和空间上、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速度和规模。了解和学习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先进文化，可以让我们博采众长，知古鉴今。唯有在思想和智慧层面占据人类之巅峰的民族才有可能成为先进民族，拥有知识的国民自然也是现代社会得以发展进步的基石。熔中外文化之长于一炉，碰撞出绚烂夺目的火花，这个时代赋予了我们广阔的舞台，也赋予了我们传承和创新的历史使命。

序一：普及·探索·开放

李华平先生出的书已经有十几本了，我曾经为他的《跨越时空的对话》写了序。如今，他写的十五卷本“开放的思想”丛书又将问世，他希望我为他的这本宏卷写序，我欣然答应。

这十五卷本的新书也是采用“跨越时空的对话”的方式，作者采用这种方式写的书已经是第五本了。用现代人和历史上著名人物对话的形式国外也有，但在中国是颇为罕见的，尤其是涉及政治领域的话题，更多人视为危途，不敢涉及。另外，这种写作形式，要求作者通晓历史人物的观点，平生经历。一两个历史人物比较好写，像本书那样涉及200来个著名历史人物，其博学之深，不是胸中深有把握的，一般人是不会涉足的。

通观这十五本的巨著，我感觉体现了这六个字精神：普及、探索、开放。

首先是普及。我曾经翻阅过李华平先生的《智慧年代——访谈20位古希腊哲学家》，在20万字的书里，访谈了20位古希腊哲学家，把握了他们的主要思想观点，介绍了他们的平生经历，阅读了60本文献资料，使得我们读者能在一本20万字的书中概括了解了20位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这不是一本很好的普及读物吗？人的知识分为两种：一种是专业知识，另一种是非专业知识。对于非专业知识，涉及面非常广，一个人的时间有限，不可能深入涉及，这就需要普及。“开放的思想”，可以引人入胜的方式解决知识的普及问题！

其次是探索。探索就是“探求真理”，被采访的著名历史人物都对人类做出过巨大贡献，可以说，他们在探求真理的漫漫长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但谁都不能说他们已探求到了真理。在当时已经探求到的真理中，在今天看来，有的还有些价值，有的已经缩了水，有的已经被推翻。“开放的思想”可以用今人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人物的贡献。历史不断前进，不断在发展，历史就是探求真理的试金石。

最后是开放。纵观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是属于闭关锁国的历史。“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深入人心。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引进，也更看重在科学。对西方的社会科学，更多是防范。事实证明，西方的自然科学远远胜于中国的传统自然科学；就是西方的人文科学诸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心理学等，也比中国传统的儒学更深入、更科学。作者在这十五卷与历史著名人物的对话中，更多的是介绍西方的人文科学，让人们更了解他们的历史成就。

李华平先生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中主要从事文学写作与思想研究的是很少见的，我为他感到骄傲！

是为序。



2017年12月1日

序二：我思，故我在



人，是地球上大脑最发达、情感最复杂的动物。人的大脑神奇无比：它大约由140亿个神经元组成，尽管质量只占人体的2%左右，但血液循环量占心脏排出量的20%左右，氧气消费量占全身的20%左右，葡萄糖的消耗量占到了25%左右。人的大脑，掌控着人体的一切，是宇宙中结构和功能最复杂、最精细、最完美、最奇妙的一种物质和一种高级生命形式；它与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三者并列，被认为是困扰当今人类的四大科学之谜。科学家推测：有朝一日，我们搞懂了人的大脑，就能明白人的大脑在人类的思维、情感、理性和爱情等方面的潜力和限制。只有真正搞懂了人的大脑，人类才可以彻底明白自己究竟何以为人。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人的大脑，之所以如此神奇，是因为它有能力产生思想。思想，是人脑特有的智能，是高级思维活动，是思索，是探究和发现，是感悟和知觉，是认知。

人，因思想而存在，因思想而有尊严。人类的进化史，是一个一个的人、一颗颗杰出的灵魂和一个个“理性思维的英雄”（黑格尔）凭借理性思想的巨大能量深入人的内在，深入大自然和社会的内在，甚至深入上帝的内在，不断思索、发现、肯定、否定和认知普遍性、本质和规律的历史进程，其精髓，无疑是思想的进化史。没有思想，就没有文化，就没有历史。没有了思想，人和阿狗阿猫相比实在没什么区别。所以，完全有足够的理由这样说：思想，就是人的本质，是人生命现象的内核。正因为能思想，人才不同于地球上一切的其他和其他的一切；正因为思想的差异，个人与个人之间才可能存在本质的、非现象的或者说内在的、非外在的“辨识度”或“识别度”。这个人才有可能区别或类似于那个人，

才出现了不一样的你、我、他，或志同道合的你们、我们、他们。人与思想之间的这种神奇的生理张力，决定了每个人都与思想共存共亡，每个人都必然拥有思想的权利，而且与生俱来，除了死亡，不能被剥夺。

自然界的神秘、无限和客观纯粹，养育了无数伟大的思想，或者说，伟大的自然科学思想。人文界不如自然界那么客观纯粹，自古以来，不但人神混杂，而且人妖难辨。所以，迄今为止，尽管古今中外先哲辈出，但人文思想却五花八门，如汗牛充栋，令人眼花缭乱，且不说良莠不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一方文化，养一方历史，养一方思想。思想是自由的，不自由的思想，先天不足，注定畸形；思想是宽容的，容不得批判和怀疑的思想，注定愚妄；思想是开放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自我封闭的思想，注定萎靡；思想是独立的，失去人格的独立，必然丧失思想的独立，为达到某种目的（特别是对权力或资本）有意（刻意）或无意（无知痴愚）地谄媚、吹捧、效忠，或者阿谀奉承、盲目愚崇，都无疑是一种精神的贿赂或思想的自我奴化，注定是灵魂的犯罪或堕落。任何一种思想，无论从哪里来，只要是自由、宽容、开放、独立的，只要恪守人类文明的底线，尊重人的生命、财产、平等和自由，不损害人的尊严，不损害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不损害人类的和平共存与发展，都可以与人共享，都有理由与其他的思想共存。相反，任何一种思想，再博大精深，再神秘莫测，再自命不凡，如果背离了这个大方向，逆天理而行，也只能是离经叛道的胡思乱想。

思想是人的本质，思想的本质则是理性，理性是思想的正常状态，或者说，是思想正常的存在方式，是求知、求真、求善、求美，是理智、是格物致知，是万物与我为一，是阿伦特终身捍卫和倡导的不甘于“平庸之恶”的批判性思考。伟大的理性思想，成就人类的文明和福祉。反之，逆天理而行、离经叛道的胡思乱想，酿造的必然是人类的灾难；换言之，思想也会有“非理性”或“不理性”的时候，也存在假、恶、丑。尤其是在强烈的内在欲望或强大的外界刺激下，难免偏离正常态而“走入魔”。人，会因为思想所具有的这种负面存在而变得片面、偏执、抑郁、任性、冲动、狂躁、堕落、残暴和失去理智，有时甚至禽兽不如。正是从这个视角和从这种意义上，我们有理由期冀：未来的教育，一切教育，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大学教育，其最崇高最简洁的宗旨，就在于自幼培养学生有足够的去辨别“有人是否在胡思乱想”、“有人是否在胡说八道”或者“有人

是否在不讲道理”。

必须在这里提醒的是，此处我所说思想的“非理性”或“不理性”，不等同于西方哲学史上所谓的“非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我个人以为，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或者说19世纪末和20世纪以降的西方哲学思想，与其说（貌似）是批判和否定传统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不如说，是一种坦诚直面人类精神危机，勇敢潜入（甚至乐此不疲，恋恋不舍，流连忘返，乐不思蜀）现实世界中非理性、非逻辑（或者说偶然、无序、不可知，甚至荒诞）的泥潭，企图超越自古希腊到欧洲近代启蒙时代所形成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哲学思想；不如说是一种填补传统理性主义不足并使之更接地气的一种哲学思想；不如说是自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三百年“浮士德精神”的继续延伸和更精致的自我突破；不如说是欧洲的“艺术浮士德”向“哲学浮士德”的时代转换。

二

人，因思想而有价值；思想，因人的困惑而催生。人的困惑，永远是思想的猎物，永远是思想最直接的对象或客体。

人的困惑，不外乎在于对自身存在的困惑和对自身以外存在的困惑，不外乎存在于人活着所必须去想、必须去做的那些事儿：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学习工作、爱恨情仇、喜乐哀怒、人情世故、谈婚论嫁、生儿育女、七情六欲、生老病死；不外乎存在于由上述这些人的基本生存活动所不断衍生出来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宗教、人伦道德、科学探索和发现、艺术、教育、医疗、自然生态保护等一系列貌似错综复杂晦涩深奥的各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用极简主义来抽象概括，从根本上讲，人的困惑不过就是——人性和欲望的困惑。

笼统归纳，人类发展史上有六次关于人的伟大发现：第一次人的发现，是发生在古希腊的“智者运动”；普罗泰戈拉的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这一运动最好的思想表述，人第一次被重视，走进了世界和社会的中心，这是有史以来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第二次人的发现，是在14—16世纪的欧洲。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的存在是通过否定人的独立存在和人性的存在而存在的，经过

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者（薄伽丘、但丁、彼特拉克、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的思想洗礼，特别是通过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信仰自由”和“君权神授”）的思想解放运动，才第一次把人的命运从主宰一切的神权中拯救出来。第三次人的发现，也在欧洲；通过近代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康德、霍布斯、洛克等），以“天赋人权”取代“君权神授”，用“法治”取代了“人治”，用“民主”取代了“专制”，这种被称为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第一次把人的生命、财产、平等和自由从至高无上的君权中解放了出来。第四次人的发现，是“女性的重新发现”；远古时代的女性，曾经拥有过一段值得荣耀和骄傲，而且漫长又辉煌的悠悠岁月；在“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时代，作为女性，特别是作为母亲，不是一种荣耀和骄傲，也意味着权力和地位；距今大约10万—30万年前，人类就进入母系氏族时代，一直延续到距今大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才从“女阴崇拜”过渡到“男根崇拜”，由此逐渐演化成了几乎全世界所有民族都经历过的歧视、压迫和奴役女性的男尊女卑习俗和制度。所以，所谓“女性的重新发现”主要就是废除各种男尊女卑习俗和制度，提倡男女平等和一夫一妻制，简单的说，就是把女人从男人特有的夫权统治中解救出来。第五次人的发现，是未成年人的发现；未成年人是民族和人类的未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梁启超）；所以，对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人身权、身心健康权等权利的重视和特殊保护，已逐渐成为人类文明社会的共识。简而言之，就是把未成年人从容易受侵害的弱势地位中援救出来，其中也包含了把未成年人从父母无微不至的担忧和过度监护中援救出来。第六次人的发现，是安乐死的发现。虽然迄今为止安乐死尚未被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法律所承认，但从大趋势上看，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并意识到，赋予病情危重而又无法治愈的病人自愿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和自由，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和关怀的；或者说，法律应该允许把身患绝症、濒临死亡、处于极度痛苦中的患者或处于不可逆昏迷的植物人从病痛的折磨或丧失尊严中解脱出来。

在这里，我之所以列举人类历史上关于人的六次（也许不止六次）发现，只是为了说明和强调上述发现中的任何一个发现，都属于对“人的外在”的发现，完全不同于人对自己内在的认识。或者说，完全不同于人类对自我内在的发现，

即对人性和对人的欲望以及对人的内在理性化的认识和发现。这种对人的内在的发现，虽然由来已久，且渐行渐深，但远未嵌入人心，尚未被充分和全面认知，仍有漫漫长路要走。尼采说过：生活是一面镜子，我们努力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镜子中辨认出自己。

人有自己的天性，这无需逆袭到遥远的人类历史起点，也大可不必像霍布斯、洛克或卢梭那样，去假设某种“自然状态”。人性，迄今为止，如此不尽如人意，如此反复无常，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性，姑且放下东西方思想中由来已久的“性恶论”和“性善论”之争，说白了，只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性，或可能性的存在。就像一个空瓶子，你往里装什么就是什么，借用萨特的话语，无非是“存在先于本质”，也可以类比弗洛伊德“三我”中的“自我”；人性，就像一枚硬币一样，至少有正反两个面，恶的一面和善的一面。这种二元结构可以这样被诠释：人性，既有堕落也有升华的天性；在一定强度的压力或诱惑驱使下，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恶也是有能力铤而走险的，如休谟所言，自私与人性是不可分割的；同样，在一定温度的滋养中，人性不是不可以战胜自我，通过内心的自我审判或升华，散发出爱的气息和善的光芒。尼采说，自由的人可能为善也可能为恶，犹如歌德笔下浮士德所做的坦诚表白：有两个灵魂在我胸中，总想分道扬镳，一个怀着浓烈的情欲，以她的卷须紧紧攀附着现世；另一个却拼命想超凡脱俗，高飞到崇高的神圣之地。

人的欲望，是达成某种目的的冲动和渴望，它受享乐原则支配，既是人的原始生理本能，也是动物性在人身上的体现，犹如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时常以一种非理性和无意识（下意识或潜意识）的心理或行为显现，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且难以自控的对事对物的强烈向往。人性无时无刻不受欲望的驱使，人生所经历的一切，真或假、苦或乐、爱或恨、悲或乐、喜或愁、美或丑、贪婪或廉洁、文明或野蛮、公正或偏激、希望或失望、战争或和平、特权或平等、自由或奴役、人治或法治、民主或专制……无不根源于欲望的强度和大小，无不根源于对欲望的满足和不满足。佛祖释迦牟尼，于人的灵魂深处，洞察到了人有贪、嗔、痴（三毒）；儒家学说中，且不论孔子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荀子着眼人的自然本性，提出人“生而好利”“生而好色”“生而有耳目之欲”；亚当·斯密，在经济和金钱层面上，揭示了人的贪婪和利己主义本性；弗洛伊德，深入性的王

国，发现了“力比多”无处不在的秘密，并把由此产生的欲望归类于“三我”中的“本我”；叔本华和尼采，甚至玩世不恭地断定，生命的本质就是意志，即一种贪得无厌的欲望和创造本能，意志高于认知和理性；韦伯，以一个社会学家的魄力和淡定，将人的欲望量化为三样东西：金钱、权力和名望；马斯洛，则从生理和心理需求出发，有条理地把人的欲望从低到高分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需求……

假如人性是一辆汽车，那么，欲望就是发动机。没有发动机的汽车指定是一堆废铁，正如禁欲主义总是把人性搞得半身不遂一样。人类历史上，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无论在古代希伯来或古希腊，还是在古印度，不问是欧洲的中世纪，还是东方的皇权社会，禁欲主义无不试图以“灭人欲”来教化和驯服人性，从而宣扬自诩伟大的精神力量和高尚的道德境界。一如叔本华所言：人是利己的，欲望的满足总会受到各种挫折，所以，“世上唯有人的痛苦最深……每一部生命史都是痛苦史……生命整个地根本地就是痛苦”；所以，“人只有在彻底摆脱强烈的欲望冲动时才能获得根本的解放”。然而，事实胜于雄辩，禁欲主义，不但没有如愿以偿，反而适得其反，被长期压抑和高度浓缩的欲望，犹如星星之火，在阴暗之中集聚起洪荒之力，暗度陈仓，不但扭曲和伤害人性自身，也扭曲和危害社会，直到暗无天日，在非人道的悲鸣声中土崩瓦解。

承认——事实上也不得不承认——欲望是人性的发动机，并不等于必然承认欲望可以信马由缰、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并不等于否认欲望极度膨胀后所产生的破坏力和杀伤力；相反，调节欲望的方向，节制欲望的任性，多一点儿理性和文明，少一点儿野蛮和残暴，这才是承认欲望合法性存在的初衷和终点。一辆汽车，既需要轮子和发动机，当然也需要方向盘和刹车板。

如果把调节欲望和节制欲望看作是一个欲望不断接受理性监护的过程，那么，自律和他律就是促使欲望变得理性化的两座重要桥梁。

自律，是自尊、自重和自爱，是个人的自我约束、自我纠错和自治，是自我的良心发现和觉悟，是抵制或控制躁动于自己内心的某种异常欲望的一种正能量。在道家那里，就是“无为”；在儒家思想里，就是“慎独”，就是孔子的“仁、义、礼”，孟子的“仁、义、礼、智”，董仲舒的“仁、义、礼、智、信”；用王阳明的心学来解读，就是“知行合一，格物致知”；在佛语里，就是“修为”或“修

行”；也可以说就是弗洛伊德“三我”中的“超我”；用康德的话说，就是“纯粹理性”，就是自己给自己立法，自律者方得自由。福柯，曾经这样诗情画意地描述过人的内在世界：灵魂如同一叶小舟，被遗弃在浩瀚无际的欲望之海上，忧虑和无知的不毛之地，知识的海市蜃楼或非理性的世界中；这叶小舟完全听凭疯癫大海的支配，除非它能抛下一只坚实的铁锚——信仰，或者扬起它的精神风帆，让上帝的呼吸把它吹向港湾。

他律，是一种来自个人自身以外的力量和游戏规则，是强加于个人之上，人人必须遵守的外在约束和底限，一旦被冲破，将受到惩戒。自律，是一种软约束，比如良心、教育（理念和知识）、道德伦理或者信仰（世俗的或宗教的），而且每个人的自律方式和自律能力也千差万别，对于那些自制力低弱、容易原谅自己或者侥幸心理强大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利欲熏心、不知廉耻和乐于铤而走险的人来说，自律显然是软弱无力的；但是，这丝毫不影响自律作为一种调节和节制欲望的方法而存在，而且是一种最常用的重要方法。相对自律而言，他律是硬约束，比如法律（法治），它不但有国家的强制力或社会的公信力做后盾，而且可以通过理性的立法和公正公开的司法程序形成一个可预期的制度体系，从而合理有效地实现调节欲望和节制欲望的目标。正如孟德斯鸠所说：法律的制定是为了惩罚人类的凶恶悖谬，所以，法律本身必须最为纯洁无垢。

我崇尚《道德经》！我也尊崇《论法的精神》！

除了自律和他律，还有一样与欲望息息相关的东西值得一提，这个东西众所周知、人人躲不过去，而且只有人才感知得到，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死亡”。死亡，是一切欲望的最后终结，正如出生是一切欲望的开启。死，是一个生理过程，每个生命从出生就开始，每分每秒，都走在通向死的过程中；亡，是消亡，是生命肉体的从有到无，是人走向死亡过程的终端。人的生命只要没有消亡，就一直在向死的方向活着，在向死的路上存在着（“在场”），并且通过意识（只能通过自我意识）能够去真实感知到自我的存在感（类似于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也类似于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向死而生”。海德格尔说：“向死而生的全部意义在于，当你无限接近死亡，才能深深体会生的意义。”思考和认识死亡，不但可以消除或减弱对死亡的恐惧，还可以让人强烈感受生的欲望，而且可以激发人内在积极的生命活

力，看淡或拒绝诱人的各种物欲，释放精神和灵魂深处的正能量，敬畏和珍惜生命的理性存在，并以这样一种客观和乐观的态度去唤醒对生与死的觉悟，坦然面对死亡，乃至藐视死亡：生命的喜悦之处在于不必重来！

让人性和欲望向理性靠拢，并接受理性的监护，我相信这高于一切，应该是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我想说的是，所谓的人类思想和人类文明，不过就是为了调节和节制那些无所顾忌的、来自人内心深处的、有违天理、膨胀过头的欲望。

追溯过去，人类的发展历史，始终是一个以人（个人、组织、民族或国家乃至全人类）为中心，为了不断满足人的欲望升级，无限向外、向他人（个人、组织、民族或国家）和向自然界扩张，掠夺他人和自然资源的历史。自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以来，特别是近一百年来，更精准地说，近50年来或近20年来；自从发明了蒸汽机、发电机和计算机以来，特别是发明了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以来；人类的主流文化，不仅离上帝越来越远，而且深深沉沦于一个“着魔的时代”，一个着魔于科技、享乐、消费和冒险的时代。在日新月异的所谓科技创新、逐利资本的推波助澜和激烈的竞争制度的合谋刺激下，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物质文明貌似蒸蒸日上。与此同时，人的欲望也水涨船高，亦步亦趋，芸芸众生对金钱、权力和名望的追逐，对消费、享乐和奢侈的膜拜，越发不可收拾，物欲横流，甚至巧取豪夺，不择手段。在如此膨胀的欲望驱使下，人性却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无常，越来越经不住享乐主义的诱惑和机会主义的刺激，浮躁偏激，失去了应有的内敛和平衡，抛弃了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忽略了宝贵的简单淳朴和良知信仰，欲壑难填，铤而走险，总是有意无意徘徊在或者“向善”或者“向善”的十字路口。

假如真有这么一天，科技可以让人长生不死，永远年轻美貌，而这只有少数人花大钱才能办到，或者说，这个世界不公正到如此地步，连死亡面前的人人平等都化成泡影的时候，那么，人一定会因此而疯狂。科技、金钱和权力一定会绞尽脑汁狼狈为奸，试图摇身一变成为主宰这个世界的新上帝。倘若真的有那么一天，恰如霍金和马斯克所担心的那样，未来已来，人工智能远远不再是只存在于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如果新版或更新版的“阿尔法狗”具备了超人类的自学能力、思考能力、语言能力和创造能力，除了下围棋足以打败人类之外，六亲不认杀一个回马枪，调过头来秒杀人类，超越令人类毛骨悚然的核武器，那么它将

成为人类的最后宿命和真正终结者……这绝非危言耸听，我们确实正处在尽情享受欲望所创造的人类物质文明之中，我们确实也陷入了被膨胀的欲望绑架的高度危险和殃殃病态之中。也许我们还记忆犹新，犹如一百年后《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是一位非凡的怪才一样，一百年前，一位德国的青年中学历史教师——斯宾格勒，头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浓浓硝烟，躲在慕尼黑一个漆黑的贫民窟里，在昏暗的烛光下写出了一本轰动世界的奇书《西方的没落》。在书里，斯宾格勒铿锵有力地忠告和预言：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和文明都是有生命的，都有生老病死。

存天理节人欲，倡导或保留理性的和向善的欲望，节制或去除偏执的和向善的欲望——或许，我们应该这样去诠释“存天理灭人欲”，还朱熹一个公道；或许，这样的诠释方可再次打开人类的脑洞，冷静下来，与时俱进，尽可能放下傲慢偏见、砸碎禁锢枷锁，以古为师、以人为师、以心为师、以自然为师，用坦诚和理性去面对人类共同的困惑、共同的现实、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未来。“面向事物本身”（胡塞尔），在求同存异、以和为贵的氛围中，借鉴和融合古今中外不同的思想文化，和而不同，变“向外”为“向内”，或者说，平衡“向外”和“向内”的方向，以每个人的自身和人类的自身为目标，向每个人的内心和人类的内心求救；通过对人的本质和思想本质的进一步思考，通过对人性和人的欲望更深入的认识，通过对人性和人的欲望的理性调节和节制，通过不断改良和完善自律和他律，通过加深对死亡与存在的探索和觉悟，通过开放思想和思想的开放，在思想文化范畴里，在意识世界里，呼唤一种更理性、更和谐、更有幸福感、更具包容性、更适合人类共同生活和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理念，重构一个新的理性的人类思想的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福柯说过，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为了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教导他人去做什么，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里的分析研究，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传统的心理习惯、行为习惯和思维习惯，解构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视规则和制度，并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从而完成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和一个公民的责任。

沉思，就是缄默加思考；沉思，高于纯粹的行动。亚里士多德说，唯有沉思的生活才是最有价值的生活。或许上述我的这一番自言自语，太滑稽荒诞，太浪漫可笑；或许现在就是改变方向，调转船头的时候了。

永远铭记，古希腊奥林匹斯山上德尔斐神殿里的那块石碑，上面写着：认识你自己！永远不要忘却，苏格拉底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我除了知道我无知这个事实外，一无所知！对于未来，我们也许真的不能停止《人类简史》中赫拉利的那个弱弱诘问：人类究竟想要什么？变成什么？

或许，四百年前的笛卡尔是对的：征服你自己，没必要去征服整个世界。

“我相信，一切事物的价值必将重新评估。”（尼采）我相信，人类终将能够被思想的理性和理性的思想收养。

我相信，这个世界的善良。

三

人的本质是思想。思想的本质是理性，思想的对象是人的困惑。人，当之无愧，就是思想的主体。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思想不容置疑的天经地义的唯一主体，都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当仁不让的思想者。每一个人，其人格的独立和平等，顺理成章就是思想的存在前提，或者说，是思想存在之存在。

在此，我很乐意引一段弘一法师的弟子丰子恺先生在《我与弘一法师》小自传里说过的话。鉴于言之有理，所以拿来分享，本想从先生的文字中“取其精华”，琢磨再三，感觉还是引原文为好，原汁原味的，更生动鲜活，更利于表达其本意：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艺术。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容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索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